

殷墟商代族宗庙的发现与研究

刘一曼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关键词: 殷墟, 族宗庙, 甲骨文, 非王卜辞

摘要: 殷代不但殷王在宗庙中祭祀先公、先王, 各族也有宗庙作为祭祀本族祖先的场所。文中列举了十一条非王卜辞在宗庙内进行祭祀活动的记载, 还分析了殷墟发现的二处族宗庙遗存: 一是小屯 F29, 它可能是与王有密切关系的某一子族的宗庙; 二是大司空村 C 区建筑群中的 F22, 可能是马危族的宗庙。

KEYWORDS: Yinxu, Clan temples, Oracle bones, Bone inscriptions of 'royal-family groups'

ABSTRACT: Ancestral worships in the Shang period were not only practiced by royal kings in royal temples, each royal clan or royal family also had its own temples dedicated to the ancestors of their own lineages. This paper carried out a textu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11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that documented sacrificial events in temples and belonged to the so-called 'royal-family groups'.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wo locations in Yinxu might be related to clan temples. One is the F29 in Xiaotun, which might belong to a *Zi* lineage associated with the royal king. The other one is F22 in the C cluster of architectures in Dasikong village, which might belong to the *Mawei* clan.

1969~1977年, 在殷墟西区发掘了939座殷墓, 这批墓葬可根据地域分为8个墓区。各墓区之间有明显的界线, 各区的墓向、葬式和陶器组合及铜器上的族徽铭文都存在一定的差别。在每个墓区内的墓, 还呈现出成群分布的特点。发掘者杨锡璋、杨宝成注意到文献记载殷人是有族的组织, 又从甲骨文中查找到不少关于族活动的卜辞。他们在发掘报告的结语中指出殷人活着时是聚族而居, 合族而动, 那么死后也当合族而葬。因而他们推测殷墟西区墓地是一片族墓地, 每个墓区可能为宗氏一级组织, 而每个墓区中的各个墓群则可能是属于分族。后来, 考古工作者又研究了殷墟其他地点的墓葬资料, 发现这些地点墓葬分布与西区近似, 表明在殷墟范围内族墓地是相当普遍的。以后, 考古工作者受到“族墓地”问题的启发联想到, 殷人生前是以族为单位进行各种活动, 而祭祀祖先应是最重要的礼仪活动。举行祭祀, 应有专门的场所。殷王在宗庙(如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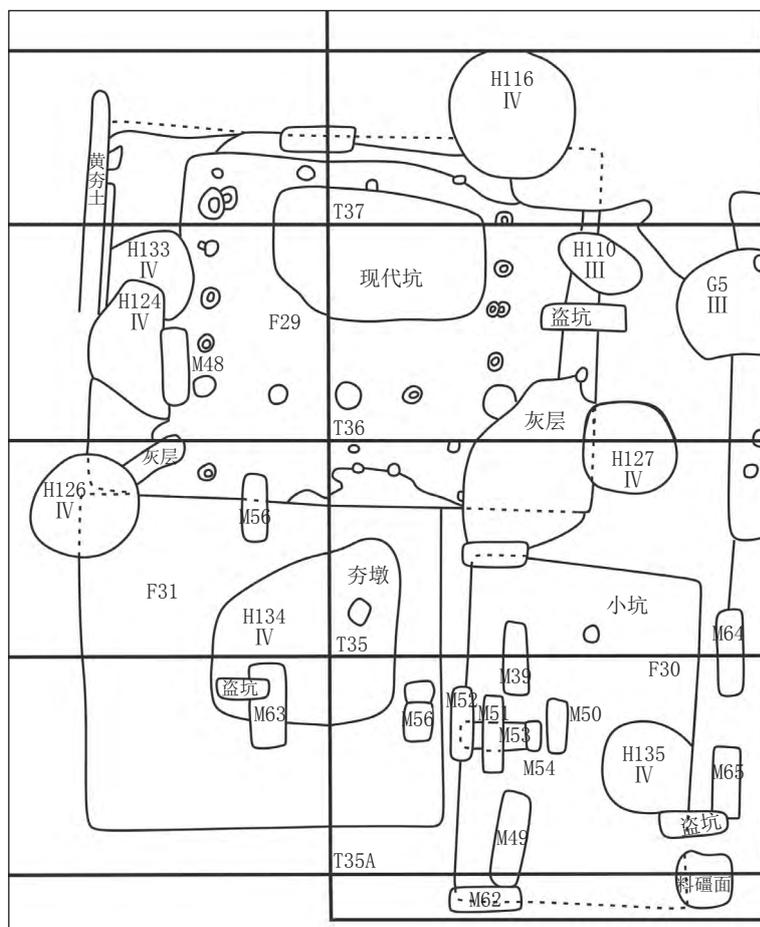
七、乙八、丁一) 祭祀先公、先王, 各族也当有本族的宗庙作为祭祀自己祖先的场所。

一、族宗庙的发现

近三十年以来, 殷墟已发现了三处被考古工作者推断为“族宗庙”的建筑基址:

1.1997年春, 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在白家坟东进行发掘, 清理了殷代墓葬466座、房基35座。在黑河路南段, 发掘出一座结构独特、保存较为完整的面积较大建筑基址F34。该基址呈长方形, 南北长约17、东西宽约11米, 门向朝东。其前中部系一大间, 犹如“厅”, “厅”内地基夯土中埋有18座儿童瓮棺葬。“厅”之左、右、后均为窄长间, 互相通连。从基址的位置、规模、结构, 以及“前堂”(即“厅”)部位埋有大量祭祀功能的瓮棺看, 发掘者推测, 它应是宗庙一类建筑^[1]。

2.1985年春, 在妇好墓西南约八、九十米



图一 小屯西北地 F29 及其南部的祭祀坑平面图

处，发掘了一座长方形的房基F29，该房基东西长12.4、南北宽8.4米，面积约96平方米。房基四边各有柱洞或夯打的柱基一排，东西两边的柱洞或柱基排列较密，南北两排柱洞或柱基分布较稀。在南排柱基之外，还有一排稍小的柱洞与柱基，发掘者推测房基南边有廊庑。

房基是挖槽而建，房基面土质纯净，夯打得很结实。夯土厚度65~75厘米。破坏F29北边房基槽的一座殷墓M61，属殷墟文化二期，该墓可能与修建房基的祭祀有关。破坏房基的另四座灰坑，都是殷墟文化四期的。这座房基大概建于殷墟二期，其使用的时间较长，到四期才废弃。

在F29南部与F29南边线相连接的有F31（东西长8.2、南北长7.5米），在F31之东约50厘米有F30（南北长8、东西长5.2米）。值得注意的是此二基址只有夯土台基，不见柱洞和柱基，大概是F29南面的活动场地。从F29西南角

的灰坑H126的剖面观察，F31稍晚于F29，在F29建成不久，就接着沿其南边线挖基槽建造F31^[2]（图一）。

在F29的南面、东南分布着17座小葬坑，其中13座在F29南约5米处，排列较密集，另4座在F29之东13米处。这17座小葬坑，大多坑穴窄小、仅够容身。如一座最大的埋2人的坑（M53），长1.95、宽0.8、深0.15米，一座最小的埋1人的坑（M45），长1.4、宽0.4、深0.35米。均无葬具，填土未经夯打，与殷墟一般长方竖穴墓有显著区别，应属祭祀坑。

这批葬坑，除1座埋狗外，其余都是埋人的，埋1人的6座，2人的9座，3人的1座。16座埋人的坑中，9座埋的是儿童，全躯，人架放置较规整，多佩有玉柄形饰或成组简单的饰品。经人骨鉴定儿童的年龄在5~12岁之间，以6、7

岁为多。7座坑埋的是砍头成年男性^[3]，年龄在22~45岁之间，以22~25岁为多，这些坑内，多数人头与躯体共存，有的头骨上有明显的刀砍痕，躯骨大多放置凌乱。

17座葬坑中，南北向坑13座，东西向坑4座，其中有两座南北向坑M51、M52打破东西向坑M53、M54，由此推测，东西向坑早于南北向坑。一座南北向坑M46，被一座第三期灰坑H112打破，从而可知M46的上限早于殷墟三期。从几座葬坑出了玉柄形饰形制看，与妇好墓出的I式柄形饰基本相似，又联系到多数祭祀坑在第二期建筑F29的南面，发掘报告整理者认为这批葬坑可能属殷墟二期，大概是为祭祀殷王室成员而杀戮人性。祭祀活动至少分两次进行^[4]。并推测“F29”是第二期修建的祭祀性建筑，大概是甲骨卜辞中所见的“宗”，是又一处殷王室的祭祀场所^[5]。

关于F29的性质，笔者认为可能是与王有密切血缘关系的某一个子族的宗庙。

3.2004年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在大司空村东南、豫北纱厂厂区中部偏北进行了较大面积的勘探和发掘，发掘面积6400平方米，发现了丰富的遗迹遗物，发掘清理了殷代房基53座。在这五十多座房基中，最受学术界关注的是C区四合院建筑基址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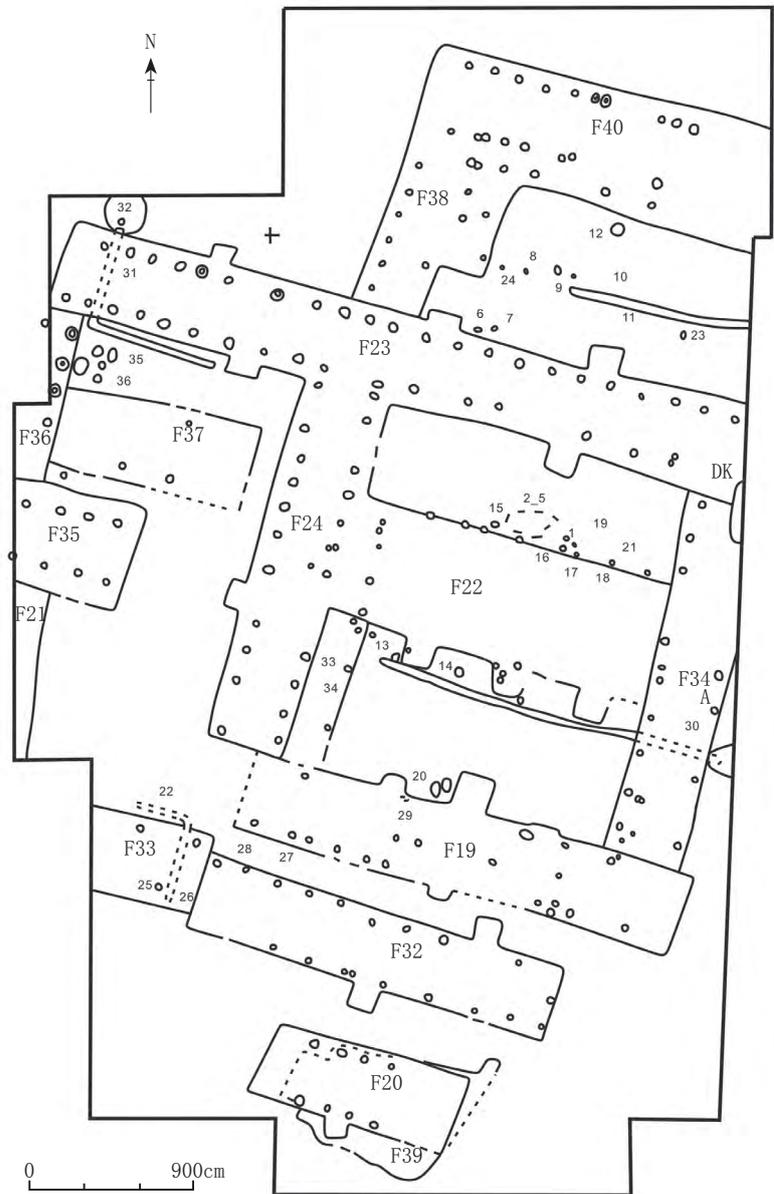
该建筑群南北70余米，东西近40米，总面积2800余平方米。它包括14座房基，其中两座房基时代较其他房基早，其余12座房基时代较晚，属于同一组建筑群。这12座基址分为东、西两院，东院有基址8座，前后6排东西向建筑，2排南北向建筑，形成前、中、后三进院落；西院有基址4座，东西向与南北向各2座，形成前后两进院落（图二）。这组基址有较完善的排水设置，大多数房基内，发现作奠基的儿童瓮棺葬，共有60多座。

从C区这12座基址所处的层位、其下叠压或打破的灰坑、墓葬的时代、基址内所出的陶器等判断，属于殷墟文化第四期。

在东院居中位置的北殿F22，东西长17.5、南北宽7米，其宽度较同组的其它基址要宽。发掘者推测，该基址应有前后回廊，原来的夯土台基应很高。值得注意的是，在F22前后护坡上散落着大量特殊的遗物，如螺蛳摆成的图案，有的似凤，有的像鹰，有的似兽首，还有卜骨、卜甲和高度83厘米的大型陶瓮等，发掘者认为，F22应为C组建筑群的中心基址，有特殊的性质。

在东院最北的是F38与F40（虽是两个编号，实为一个基

址），其下叠压着4座殷墟四期的墓葬，即F38的南部叠压M303，F40叠压M400与M020，F38西侧垫土层下叠压M225，这几座墓打破了下层夯土基址。四座墓中，M303是一座保存完整、出土遗物很丰富的中型墓葬。该墓出土的青铜礼乐器42件，大多数铜器上有“马危”二字铭文，发掘者认为墓主为“马危”族的首领或高级贵族，进而又推断M303可能与上、下层夯土为同一体的遗迹，C区建筑群的性质可能与“马危”族的族宗庙有关^[6]。



图二 大司空村C区建筑群总平面图

二、甲骨文中的族宗庙

甲骨文的非王卜辞^[7]中，有不少关于宗庙的记载，下面将辞义较完整的卜辞列举如下：

1.丙寅夕卜：子又音在宗，佳永？（《花东》234）

音，释为歆，祭名。赵诚谓：作为祭名的音，即后代的歆，饗也，如《乙》4708“王音祖丁”^[8]

2.癸丑卜：其將妣庚[示]于東官？用。二（《花东》195）

將，为祭名。示，即神主。妣，地名。官，多指住的馆舍，但此辞中的官，应是祭祀场所。

3.壬：盟于室，卜？（《花东》236）

盟，祭名。室，亦是祭祀之场所。卜辞有“祖丁室”（《合集》30369）、“大甲室”（《林》2.1.）、“祖戊室”（《京津》4345），可知室为宗庙的一部分。“《尔雅·释宫》室有东西厢曰庙，是室为庙中之一部分，处于两夹之中间”^[9]

4.甲申余卜：子不、商又言（歆）多亞？（《合集》21631）

5.癸亥貞：乍（作）多亞？（《合集》21705）

“子不、商”即“子不、子商”，人名。亞，是宗庙的一种名称，王卜辞中有“其禦于父甲亞”（《合集》30297），指禦祭于父甲的廟室。多亞，指多位祖先的庙室。

6.己卯卜：午（禦）于多亞？（《合集》22305）

7.戊戌卜：歲父戊，用牛于官？（《合集》22045）

8.戊午卜：兄（祝）亞，用十？（《合集》22130）

祝亞，束（刺）彘？

刺亞？

祝亞，指祷告于宗庙。刺亞之“刺”，为用牲法，指于宗庙刺杀祭祀的牺牲^[10]。

9.帝（禘）匕（磔）寮（燎）門？（《合集》22246）

于省吾谓：“帝即禘祭。匕谓磔牲。燎門是说举行禘祭时燔燎割裂之牲体于宗庙之门。”^[11]

10.丁亥：犬户？（《乙》4810）

黄天树说：“‘犬户’，户相当于王卜辞《屯南》3185‘于宗户尋王羌’之‘宗户’，‘当指宗室祖庙的门’（《综述》478）。”^[12]

11.戊午：不祀，示咎？

该辞意谓，不举行祭祀，神主会加罪于我吗？表明该家族有自己的宗庙^[13]。

以上第1~3辞属花东子卜辞，4、5辞属子组卜辞，6、7辞属午组卜辞，8、9辞属非王无名组卜辞（有学者称之为妇女卜辞^[14]），10辞属非王圆体类卜辞^[15]，11辞属非王劣体类卜辞^[16]。这六种卜辞基本上包括了武丁时非王卜辞的类别。以上列举的卜辞反映出殷人各宗族都有自己的宗庙，并在宗庙内举行祭祀活动。

既然殷人各宗族都有自己的宗庙，那么在殷墟商代遗址中它应与族墓地一样有较多的发现。但为什么至今考古工作者能推断为“族宗庙”的遗存数量较少？笔者认为原因有三：其一，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殷墟考古工作的重点是配合当地的基本建设，大多偏重于墓葬的发掘，对建筑基址发掘得少；其二，建筑基址离现今地表较近，比墓葬更容易遭到破坏，故保存下来较为完整的基址不大多；其三，考古工作者对已发掘的建筑基址研究得不够充分。我们相信“族宗庙”遗存在殷墟还会有新的发现。

三、族宗庙遗存探析

上文提到，被考古工作者推断为族宗庙遗存的只三处，而在考古报告中较详细地发表资料的只有小屯F29及大司空村C区建筑群，下面对此二处遗存作些分析。

1.小屯西北地F29。发掘报告编写者认为F29南面的十多座祭祀坑是殷王室的又一处祭祀

场地^[17]，那么F29就应是殷王室的宗庙。笔者认为，这种见解有一定道理，但认真推敲又感到仍有可商榷之处：

(1) 王的宗庙（如乙七、乙八、丁一）在小屯东北地离洹河较近的优越地段，而F29位于小屯西北地，离王的宫殿、宗庙区尚有一段距离。

(2) 乙七基址面积约一千一百多平方米，乙八基址一千二百多平方米，丁一基址占地面积约五百五十平方米，F29的面积才九十六平方米，其规模远逊于王的宗庙。

(3) 乙七、丁一基址南面（或东南）的祭祀坑所埋的人牲较多，且绝大多数为砍头的青壮年。如乙七南的北组葬坑共埋198人，一坑最多为9人，中组葬坑共埋372人，一坑最多埋13人，北组葬坑还有5座车坑，少数葬坑内还有铜器、陶器，反映出祭祀场面较大，所用的祭品相当丰富。F29南面（或东南）的祭祀坑，共埋人牲27人，埋人最多的1坑才3人，多为每坑一、二人，大多数人牲为儿童，葬坑中遗物很少。从以上三点看，F29不是王（或王族）的宗庙，可能是族的宗庙。

上文提到非王卜辞中有子组、午组、圆体类、劣体类卜辞，这四类卜辞都与大量的宾组卜辞（王卜辞）共出于小屯北的H127坑中。这一现象表明，这四类非王卜辞的占卜机关与王的占卜机关有密切联系，可能其地点就在小屯。若此推论可以成立的话，还可进一步推测，以上这几类非王卜辞的主人“子”（即占卜主体）及其家族成员亦在小屯或小屯附近居住。据考古所安阳队的资料，在宫殿区范围内，在小屯西、西北、西南、东南、花园庄等地都曾发现过大大小小的夯土建筑基址，其中有些大概是与王有密切关系的子族的居址，那么F29很可能就是某一子族的宗庙。

2. 大司空村C区建筑群

上文提到2004年大司空村遗址的发掘者认为C区建筑群可能与马危族的族宗庙有关。这一说法的依据是C区建筑群规模宏大，夯土层

中夹叠着大量的瓮棺葬和规模较大的四座同期墓葬，它们可能是同一体的遗迹，其中一座墓（M303）的墓主据墓中的铭文判断为“马危”族的首领^[18]。

笔者认为，C区建筑群虽然与M303等四墓同属殷墟四期，但彼此在时间上还有一定差距，即下层夯土稍早，M303等四墓陆续打破它，随后C区建筑群F38与F40又叠压在墓葬之上。所以说C区建筑群与M303等几座墓为同一体的遗迹不大科学。但M303、M400等几座墓的方向与C区建筑群基本一致，特别是F38西排南段的三个础石，正好位于M303西边线的旁侧^[19]，笔者认为这一现象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建造C区建筑群的人们有意的安排。由此表明，C区建筑基址确与M303等墓有着密切的关系。

C区建筑群包括12座基址，占地26000平方米，其面积超过商王的乙七、乙八宗庙基址，不大可能整个建筑群都是族宗庙。从该建筑群内出土了不少日常所用的陶器，表明不少基址原来是住人的，可能是族的首脑及其家庭成员的住所，而其中的F22，位置居中，夯土台基较高，房基较宽大，其护坡上有螺螄摆成的图案，还有卜骨卜甲等，相当特殊，可能该基址（或包括F19、F24、F34等组成的四合院）是马危族的族宗庙。

[1] a. 唐际根. 安阳白家坟殷代遗址[C]//中国考古学年鉴(1998). 北京:文物出版社. 2000:155. b.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中国考古学(夏商卷)[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349.

[2] a.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安阳小屯[M].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4:41. b. 笔者认为, 从平面布局上看, F29、F31、F30应是同一组建筑, 打破关系只代表建筑工序的先后, 并无时代上的区分.

[3] 七座坑中的M57, 埋两具人头, 一东一西, 人头骨周围还有散乱的动物肩胛骨与牛腿骨. 报告编写者认为“有可能是一个专埋人头的祭祀坑”(见《安阳小屯》164、207页)笔者认为, 因该坑遭受严重扰乱, 是否只埋人头, 不得而知.

(下转 86 页)

- 源区文物旅游局. 太原隋代虞弘墓清理简报[J]. 文物, 2001(1).
- [19] 巩义市博物馆. 河南巩义市夹津口隋墓清理简报[J]. 华夏考古, 2005(4).
- [20] 安阳市文物工作队. 河南安阳市两座隋墓发掘报告[J]. 考古, 1992(1).
- [21] 熊传新. 湖南湘阴县隋大业六年墓[J]. 文物, 1981(4).
- [22] 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 安阳隋张盛墓发掘记[J]. 考古, 1959(10).
- [23] 张卉英. 天水市发现隋唐屏风石棺床墓[J]. 考古, 1992(1).
- [24] 武汉市文物管理处. 武汉市东湖岳家嘴隋墓发掘简报[J]. 考古, 1983(9).
- [25]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太原斛律徽墓清理简报[J]. 文物, 1992(10).
- [26] 安徽省展览、博物馆. 合肥西郊隋墓[J]. 考古, 1976(2).
- [27] 同[8]a.
- [28] 山东省博物馆. 山东嘉祥英山一号隋墓清理简报——隋代墓室壁画的首次发现[J]. 文物, 1981(4).
- [29] 宁夏考古研究所, 固原博物馆. 宁夏固原隋史射勿墓发掘简报[J]. 文物, 1992(10).
- [30]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陕西西安市长安区茅坡村M21发掘简报[J]. 考古与文物, 2018(1).
- [31]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 西安长安区隋张缙夫妇合葬墓发掘简报[J]. 文物, 2018(1).
- [32] a. 葛承雍. “醉拂林”: 希腊酒神在中国——西安隋墓出土驼囊外来神话造型艺术研究[J]. 文物, 2018(1). b. 李雨生, 孙武站. 西安茅坡村隋墓出土骆驼俑驮囊模印图像初论[J]. 考古与文物, 2018(3).
- [33] 同[18].
- [34] 同[10].
- [35] 同[7]c.
- [36] 同[8]a.
- [37] 同[28].
- [38] Patricia Eichenbaum Karetzky, The Engraved Designs on the Late Sixth Century Sarcophagus of Li Ho[J]. *Artibus Asiae*, Vol. 47, No. 2 (1986).
- [39] 杨泓. 北朝陶俑的源流、演变及其影响[C]//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8: 274-275.
- [40] 同[1]b.
- [41] 张庆捷. 北朝隋唐的胡商俑、胡商图与胡商文书[C]//荣新江, 李孝聪主编. 中外关系史: 新史料与新问题.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4: 173-203.
- [42] 同[1]b.
- [43] 同[6].
- [44] 林梅村. 松漠之间——考古新发现所见中外文化交流[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 167.
- [45] 萧子显. 南齐书: 魏虏传(卷五七)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2: 983.
- [46] I-Tien Hsing, William G. Crowell, Heracles in the East: The Diffus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His Image in the Arts of Central Asia, India, and Medieval China[J]. *Asia Major*, Vol. 18, No. 2 (2005).
- [47] a. 同[6]. b. 申文喜. 略论安阳隋墓出土的瓷俑[J]. 安阳师范学院学报, 2011(3).

(责任编辑 宋远茹)

(上接 70 页)

- [4] a. 同[2]a: 169. b. 笔者认为, 这批葬坑至少可分为五组: 南北向坑分三组, 即F29南M39等六座童坑一组, F29东M42等三座童坑和其北的狗坑一组, M56、M57、M64三座成人砍头坑一组; 东西向坑分二组, 因M53叠压着M54, 故东西向的葬坑可分二组。也就是说, 祭祀活动分五次进行。
- [5] 同[2]a: 41, 169.
- [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安阳大司空——2004年发掘报告[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4: 19-35, 59, 446, 502.
- [7] 占卜主体不是商王(即便其中有一些占卜主体是王室成员)的卜辞, 均属于非王卜辞(黄天树. 关于非王卜辞的一些问题[C]//黄天树古文字论集.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6: 65).
- [8] 赵诚. 甲骨文明简词典——卜辞分类读本[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 [9] 陈梦家. 殷墟卜辞综述[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6: 471.
- [10] 同[7].
- [11] 于省吾. 甲骨文字释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 [12] 同[7]: 101, 102.
- [13] 同[7]: 113.
- [14] a. 该组非王卜辞集中出于小屯北H251和H330坑, 不记卜人, 较多的学者将之称为非王无名组卜辞(李学勤, 彭裕商著. 殷墟甲骨分期研究[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321) b. 由于该组卜辞的内容多述妇女之事, 故有学者称之为妇女卜辞(同[7]).
- [15] 该类卜辞主要出于H127坑, 陈梦家据字体与称谓特征最先将之区分出来。黄天树指出该类卜辞的字体多为圆笔, 将之称为“圆体类”卜辞(同[7]: 99).
- [16] 该类卜辞主要出于H127坑, 陈梦家据字体与称谓特征将之区分出来。黄天树指出该类卜辞字体柔弱, 刀法拙劣, 称之为“劣体类”卜辞(同[7]: 112).
- [17] 同[2]a.
- [18] 同[6]: 445, 446, 502.
- [19] 同[6]: 图六.

(责任编辑 张鹏程)